

楔子 前世因後世果

一名白眉老和尚將一隻厲鬼逼到一處荒廢的寺廟裡，經過一番惡鬥後，終於將其鎮壓在一尊佛像底下。

佛像下傳來一道滿是怨恨的尖銳嗓音——

「老禿鱸，你有本事放了我，與我再打三百回合，要不然就乾脆一點直接滅了我！」

老和尚雙手合十，「阿彌陀佛，老衲將施主鎮在此處，希望能藉由佛力感化施主，淨化施主滿腔的怨恨。」

厲鬼大怒，「我不需要你這臭和尚的假慈悲，你要不放了我，要不就滅了我！」

老和尚沒再出聲，揚起手封住了佛像，讓那厲鬼的聲音無法再傳出來，而後領著一名小徒弟徐徐離開。

那小徒弟疑惑不解的問：「師父，那厲鬼傷人無數，師父慈悲，不滅了她，為何不乾脆超度她，反倒要把她給鎮在這裡？」

「世間事皆有因才有果，這厲鬼會為禍一方，自有其因果，且後世有個因緣，還需要她才能化解。」老和尚回道。

他的一雙眼睛智慧通達，能看到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他將厲鬼鎮壓在此處，一是希望藉由佛力加以度化，二是給後世之人留下一線希望。

被鎮壓的厲鬼一開始不停的叫罵著，但漸漸的，她陷入了沉睡。

浮雲悠悠，滄海桑田，不知過去了多少年，有人搬動了這尊佛像，這才驚醒了她，間接將她放了出來。

而甦醒過來的她，早已忘了所有前世往事。

第一章 身世之謎

墨府。

一早，墨老夫人住的跨院的小廳裡，幾名媳婦攜女兒們來請安。

墨老夫人膝下雖然只有一子墨之應，但是他十分努力的為墨府開枝散葉，娶了八房妻妾，收了七、八個通房，給她生了一、二十個兒孫，可謂是兒孫滿堂。

由於兒孫太多，平日墨老夫人讓他們輪著來請安，免得擠了一屋子的人。

七房、八房兩位姨娘是墨之應近兩年新納的妾室，尚未育有子女，平日裡與大房主母一塊來請安；二房、三房的姨娘一起，而今日輪到的是四房、五房、六房的姨娘們。

四房的姨娘張氏生了兩子一女，五房的孫氏生了兩子兩女，六房的孔靜則只生了一女。男孩子們都去進學了，只有姑娘們隨同前來。

墨清暖與幾個姊妹們向墨老夫人請完安後，便靜靜的站在自己的姨娘孔靜身邊。她額前覆著長長的瀏海，遮掩住了一部分的眼睛。她不像其他姊妹們都穿著鮮亮的衣衫，面帶嬌笑，伶俐地說著討好祖母的話，而是穿著一襲不起眼的墨綠色衣裙，低垂著頭，望著自己的足尖，如往常般安靜的傾聽著其他姨娘和姊妹們與祖母談笑。

「祖母，這次書院裡考試，貞揚又得了第一，夫子可是對他讚不絕口呢！」墨清菊是四房張氏所出，她笑咪咪的對墨老夫人說著哥哥的表現，掩不住一臉得意之色。

「好好好，貞揚這孩子素來書讀得好，將來說不定能給咱們墨家掙個狀元回來。」聽見兒孫成材，墨老夫人紅潤的臉上堆滿笑意。

墨府是百年世家，家族中出過不少為官者，墨之應如今官拜工部尚書，還有一個堂侄在地方擔任巡撫。

聞言，張氏眼裡流露出一抹自傲，墨老夫人誇讚兒子，無異於是在誇她，不過她嘴上仍矜持的回到：「哎，也不知咱們貞揚有沒有這個福分，不過老夫人都這麼說了，我定會囑咐貞揚讓他好好念書，莫要辜負老夫人的期盼，給咱們墨府爭光。」孫氏心裡頗有些不是滋味，她生了兩個兒子，偏生兩個兒子都不是讀書的料，遠遠比不上張氏的兒子。

她撇了撇嘴，帶著笑意道：「可不是，貞揚就像他大哥和三哥一樣，這讀書作文章都是頂好的，想當年大公子二十二歲就中了榜眼，三公子也在二十三歲時中了進士，說不得他真能比他大哥和三哥還行，能考個狀元回來光宗耀祖呢！」

她這話表面上是奉承張氏，實際上卻是帶了刺，故意拿張氏的兒子來與墨家兩位嫡子相比。

張氏聽了她這話，眼神一冷，若是讓五房的話傳到大房夫人錢氏那裡，豈不是讓錢氏心裡扎了根刺嗎？

張氏暗惱孫氏，卻不動聲色，笑著說道：「這京城裡誰不知道咱們墨府的大公子和三公子才智過人，年紀輕輕就入朝為官，咱們貞揚哪能同他們相提並論。他打小就最是景仰大公子和三公子，處處都跟他們學，如今在課業上能有幾分成績，也全是仿效兩位公子，再加上這些年大公子和三公子時常指點他學業，他對大公子和三公子可是滿心感激呢！」

說到這裡，她意有所指的瞥了孫氏一眼，話鋒一轉，又道：「不過要我說呀，這些全都是老夫人和夫人平日教導有方，咱們府裡的孩子們才會這麼成材。」

似是有意附和張氏的話，墨清菊笑著接腔，「可不是，墨府世代書香，就連咱們這些姑娘們也打小學習琴棋書畫，不如咱們姊妹們詠幾首詩給祖母聽可好？」

「清菊想詠詩呀。」墨老夫人活了一把年紀，豈會看不出媳婦孫女們在想什麼，但只要別鬧得太過，她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佯裝不知。

她笑呵呵的瞅了眼敞開的窗外那一池綻放的荷花，再回頭看了看幾個孫女，有意考校她們，便頷首道：「也好，要不妳們就以荷花為題，各自詠首詩來。」

墨清菊有意在祖母面前展現自己的才學，當即興匆匆的應了聲，「好，那我先來。」她微微一頓，脆聲吟道：「綠塘搖豔接星津，軋軋蘭橈入白蘋。應為洛神波上襪，至今蓮蕊有香塵。」

墨老夫人聽完，點點頭，「好。」

孫氏不甘示弱，看向兩個女兒，「清蘭、清荷，該妳們了。」

她的兩個兒子在讀書方面比不過張氏的兒子，但兩個女兒可不會比墨清菊差。

墨清蘭略一沉吟，吟道：「紅白蓮花開共塘，兩般顏色一般香。恰如漢殿三千女，半是濃妝半淡妝。」

墨老夫人聽完，也點點頭讚了聲，「好。」

墨清荷緊接著姊姊後頭道：「該我了。荷花宮樣美人妝，荷葉臨風翠作裳。昨夜夜涼涼似水，羨渠宛在水中央。」

墨老夫人也頷首稱讚一聲，「好。」

墨清菊看向墨清暖，眼裡滑過一絲嘲諷，催促道：「九妹，換妳了。」

墨清暖抬起眼，一臉迷茫的模樣，結結巴巴的出聲，「要、要詠什麼詩？」

墨清菊斥道：「妳方才都沒在聽咱們說話嗎？」

墨清蘭柔聲提醒她，「九妹，祖母讓咱們以荷花為題，詠詩給她聽。」

墨清暖朝一直安靜坐著的孔靜看去一眼，而後怯怯的搖頭囁嚅道：「我、我不會詠詩。」

墨清菊義正詞嚴的指責道：「妳打小就同咱們一塊跟著女夫子讀書，這會兒也沒讓妳作詩，只是讓妳詠首詩都不會，若是傳出去，說咱們墨家有姑娘竟連背首詩都不會，豈不是要叫人笑話？」

墨清荷替她緩頰，「七姊，九妹不會詠詩也沒什麼大不了的，每個人生來才智不同，又不是個個都像七姊這般聰慧過人。」

直到這時，始終沉默不語的孔靜才看向墨老夫人，細聲說道：「老夫人，清暖自小愚昧，學什麼都笨，是我沒教好她，還請老夫人原諒。」

墨老夫人瞧了眼帶著幾分傻氣的墨清暖，暗自嘆息了聲，心忖這些兒孫裡，就這個孫女自小傻裡傻氣，什麼都學不來，還好是個姑娘家，頂多日後給她找個老實可靠的人嫁了便是。

「罷了，妳回去好好教她就是。」說完，墨老夫人擺擺手，「我有些乏了，妳們都散了吧。」

三個姨娘領著女兒們朝墨老夫人行禮，離開了院子。

出了跨院，孫氏拉住孔靜，「阿靜，妳前兩天教我的那套針法我還不熟練，妳到我屋裡再教教我可好？」

孫氏與張氏不和，倒是與素來沉默寡言的孔靜處得還算親近，知孔靜擅長女紅刺繡，常向她請教。

「好。」孔靜頷首答應，讓女兒先回房去。

墨清暖應了聲後，帶著等在外頭的兩個丫鬟回小院去。

墨府的嫡子女身邊各配有六名下人，庶子女則只有兩人。

半路上，她被墨清菊的婢女給攔下。

墨清暖一臉茫然的抬頭看向墨清菊，「七姊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妳把頭上那支簪子拔下來給我。」墨清菊指向她頭上唯一的髮飾，說得理所當然。

平日裡墨清菊便常搶墨清暖的物品，這回見她張口便要這支簪子，墨清暖趕忙抬手護著，瞪大眼搖頭拒絕，「這是姨娘給我做的，不能給妳。」

這支簪子後頭墜的吊飾是她姨娘用絲綢做的，上頭繡了枝桃花和一隻蝴蝶。姨娘繡工精湛，繡得栩栩如生，送她這簪子時，她很是喜愛，無論如何都不能墨清菊給搶了去。

「哼，不過一支破簪子，妳也敢不給！」墨清菊不悅的命令丫鬟道：「冬兒，去給我拿過來。」

冬兒走上前，伸手就要搶墨清暖髮上的簪子。

她跟在自家主子身邊，沒少見主子欺壓墨清暖，故也打心裡輕視墨清暖，沒把墨清暖當回事兒。

在冬兒伸手來搶時，墨清暖身後的兩個侍婢反倒悄悄退開了。

被分派來伺候這位蠢笨的主子，兩人本就多所不願，見墨清菊欺辱她，兩人也不怎麼願意相護。

墨清暖看似有些狼狽的避著冬兒，腳步忽地踉蹌了下，一頭撞向冬兒，把她給撞倒了。

見冬兒摔倒在地，墨清暖嚇了一跳，上前要扶她起來，卻一個不小心踩到她的手，疼得她慘叫一聲。

「啊！踩著妳了嗎？對不住、對不住。」墨清暖慌亂的道著歉，急著往後退了兩步，結果又踩到了冬兒的腳，冬兒疼得嚎了一嗓子。

墨清暖驚慌失措的跳開，歉疚的道：「我、我不是故意踩妳的。」

墨清菊見自家丫鬟這般沒用，沒好氣的自個兒出手，一把拽住沒防備的墨清暖，從她頭上強行搶下那支簪子。

見簪子被搶走，墨清暖眸裡露出一絲不忿。

墨清菊得意洋洋的拿著簪子朝她炫耀，「不過一支破簪子而已，妳信不信，我若親自開口向妳姨娘要，妳姨娘定會再做一支比這更好看的簪子給我？」

墨清暖本還想搶回那支簪子，但聽她這麼說，彷彿被當頭潑了盆冰水，心頭瞬間涼到了底。

墨清荷與墨清蘭姊妹倆在不遠處，聽見這邊的動靜，走了過來。

墨清荷冷笑了聲，「喲，七姊既然看不上這支簪子，做啥還要搶九妹的？莫非搶來的東西就是比較好？」

她自幼就不喜七姊，七姊常仗著同胞哥哥貞揚會讀書，得爹爹重視，就看不起她們這些姊妹。

墨清菊沒好氣的瞋她一眼，「我的事妳少管。」說完，她拿著簪子轉身就走，在心裡暗罵她們煩人。

府裡前面幾個姊姊都嫁人了，只剩下她們四人，還有大房嫡母所生的六姊墨清雅還未出閣。她們五人年紀相差不多，今年都是十六、七歲，都到了議婚的年紀。她們幾個庶女的身分自然比不上嫡女墨清雅，可她上頭有個才學過人的兄長，日後會嫁得比她們幾個更好。

然而也不知道墨清荷是走了什麼運道，竟被魏國公府的一個庶子給瞧上，請人前來求娶，明年初將出閣。

對方雖是庶子，卻有京城八大才子之名，頗受魏國公看重，且魏國公府上只有一嫡子兩庶子，日後就算分家也不會薄待了他。

就連墨清蘭也托了墨清荷的福，在魏國公夫人的牽線下，半年後將嫁給魏國公一位表親的嫡子為繼室。

至於墨清雅，嫡母和祖母已經在幫她相看對象，只剩下她和那笨丫頭墨清暖的婚事還沒有著落，怎不叫她嫉妒？

墨清荷還想再說什麼，墨清暖拽了下她的衣袖，朝她輕輕搖搖頭，「沒關係，七姊要就給她好了。」

她明白她若不給，屆時墨清菊真找她姨娘討要，姨娘真會再做一個更好的給墨清菊。

墨清荷怒其不爭的抬手戳了戳她的額頭，罵道：「妳怎麼這麼好欺負，人家搶妳就給？妳就是這麼傻，人家才會一再欺到妳頭上，以後是不是就算被搶了丈夫、搶了孩子，妳也給呀？」

墨清暖垂下螓首，「不是什麼要緊的物事，沒關係的，多謝八姊。」

「妳呀，怎麼這麼沒用！算了，我不理妳了。」墨清荷氣呼呼的拉著姊姊拂袖離開。

墨清暖也回了自己房裡，她靜靜坐在桌前，怔怔的望著窗外的一株梧桐。

半晌後，孔靜回來，從服侍女兒的那兩名丫鬟那裡得知女兒又被欺負了，她走進女兒的房裡，遣走下人，將房門關上。

見她進來時女兒連看都沒看她一眼，她上前摟著女兒的肩，安慰道：「沒關係，我再做支更好看的簪子給妳。」

沉默須臾，墨清暖回頭望向孔靜，幽幽開口，「娘，今天八姊罵我怎麼這麼沒用，任人一再欺到頭上，以後是不是就算被搶了丈夫、搶了孩子，我也得給？」

在人前，她會依規矩喚孔靜為姨娘，不過私下只有她們母女兩人時，她會親暱的喊孔靜娘。

為此，孔靜曾輕斥過她幾次。當時她仍年幼，不平的反問道：「我為什麼得叫那個不是我生母的人為娘，卻得叫自己的娘親為姨娘？」

孔靜回道：「我只是小妾，夫人是嫡妻，嫡為尊，所以妳必須要稱夫人為娘。」

她振振有辭的反駁，「聖人都說百善孝為先，我可以稱呼嫡母為娘，可憑什麼不讓我叫自己的娘親為娘，只能叫姨娘？這於孝道可不合。」

孔靜說不過她，這才囑咐她只能私下裡這麼叫她。

覷見女兒充滿質疑和不平的眼神，孔靜抿著唇，心疼又歉疚的低聲道：「都是我的錯，妳要怪就怪我吧。」

「我不懂……從小您就要我裝傻充愣，什麼事都得一讓再讓，求您告訴我這究竟是為了什麼？」

她自小什麼都學得又快又好，但娘卻不讓她在人前展現，不僅如此，還要她裝成笨拙的模樣，不許跟府裡其他的姊姊們相爭，什麼都得處處隱忍退讓。

哪個父母不希望自個兒的孩兒聰慧伶俐、成材成器？唯有她娘不同，她實在是忍

無可忍，今天非要得到一個答案不可。

聽見女兒的追問，孔靜垂淚不語。

每當墨清暖問及這個問題時，孔靜都這般靜靜的哭著，讓她不敢再追問下去，可她委實受夠了。

她雙膝一屈，在娘親跟前跪下，「娘，今天倘若您不告訴我原因，我就一直跪在這兒不起來。」

孔靜掩面啜泣，「清暖，我要妳這麼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妳原諒娘。」

墨清暖握住娘親的手，「娘，我十六歲了，您若真有什麼苦衷可以告訴我，我能為您分擔。」她語氣堅定的接著表明，「今日我非知道不可，否則這一切我沒辦法再忍受下去。」

「清暖，妳不要逼我……」孔靜按著心口，秀美的臉龐顯得痛苦為難。

「是您在逼我啊！這些年來是您一直在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，我今天只是想知道原因，難道這也過分嗎？」

娘親要她收斂鋒芒，假裝駑鈍，她不是沒有猜測過原因，起先她以為娘親是擔心她太過聰慧會遭人嫉妒，受人所害，可近來仔細想想，又覺得不是如此，娘親似乎是另有顧忌，不讓她與墨府的人相爭。

看著女兒委屈不忿的神情，孔靜一怔，顫著唇瓣，心痛得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墨清暖直勾勾的注視著她，一字一字道：「我想知道原因，娘，請您告訴我。」

沉默良久，孔靜擦了擦淚，抬眸深深的看著女兒，心知女兒今天不求個答案是不會罷休的，她閉了閉眼，將女兒扶起來坐到一旁，理了理思緒後，用有些沙啞的嗓音緩緩說道：「清暖，我知道這些年來委屈妳了，這一切全是娘的錯……全是娘的錯……」她陷入過往的回憶裡，目光變得有些幽遠，「娘之所以讓妳這麼做，是因為……妳不是墨家的孩子。」

這個祕密太過震撼，讓墨清暖一時間有些懵了，「什、什麼？！」

她曾做過無數猜想，唯獨沒想到這種可能。

「對不起，這都是娘的錯！」孔靜愧疚的抱住滿臉震驚的女兒。

墨清暖好半天才回過神來，不敢相信的問：「那……我是誰家的孩子？」

孔靜起身，從櫃子裡取出一只長匣子，她懷念的摩娑著那匣子，柔細的嗓音訴說著過往，「我娘在我幼時就病逝，那年我八歲。我爹在外頭欠了賭債，拉著我，想將我賣進窯子裡換銀子，恰好有個住在隔壁村的尚老爺子路過，他可憐我，便拿銀子買下我，把我帶回尚家。尚老爺子的妻子、兒子、兒媳都過世了，膝下只有一個孫兒，名叫尚綸。他們祖孫倆都待我很好，我從此留在尚家。」

「我與尚綸一塊長大，彼此情投意合，在我十五歲那年，我們本要成親，沒想到在成親前一個月，山洪爆發。當時尚綸跟著尚老爺子在外頭行醫，獨留我在家，我被隔壁一位大嬸拉著匆忙去避難，待洪水退去後再回來，我發現整個村子都被山洪沖毀，死傷不少人。後來我在溪邊發現了尚老爺子的屍首，而尚綸卻不知所蹤……」

當年就在她急得四處尋找尚綸時，娘家大哥找上她，知曉尚綸下落不明，竟又要

將她賣給別人做妾，她不肯再被賣，趁夜悄悄逃走。

她逃得匆促，身無分文，餓昏在路上，被一位回鄉探親路過的知府夫人給救了。她跟著尚老爺子學了點醫術，認得不少草藥，也會做些藥膳和藥膏，為了報答知府夫人收留她的恩情，她常為知府夫人熬煮藥膳，調理身子，知府夫人的身子骨因此越來越好，對她更加喜愛。由於知府夫婦倆膝下無女，遂認她為義女。

這期間她繼續託人探查尚綸的下落，但始終沒有消息。

一年多後，墨之應奉皇命前來濰州巡察，留宿在知府大人府裡，見她貌美，性子又溫順，對她青眼有加，兩個月後離開時，墨之應向她義父、義母提出要納她為妾的要求。

她雖是知府夫婦的義女，但畢竟不是親生女兒，他們覺得她能被墨之應看上是她的福分，遂作主替她答應了。

她一直尋不到尚綸的下落，以為他早已死在那場洪災裡，最後只能死心，跟著墨之應回到京城，成了他第六房妾室。

但就在她嫁給墨之應兩年後，那年的夏天特別酷熱，她跟著墨老夫人到墨家的別莊避暑，有一日，墨老夫人身子不適，管事請來大夫診治。

不想來的大夫竟是尚綸。

由於她已經嫁人了，兩人並未當場相認，之後兩人私下相見，她才知曉他那時被洪水沖到溪流下游，昏迷數日醒來，因身受重傷又斷了腿，無法趕回村子裡，只好託人送信回去給她和尚老爺子，不想那送信的人回來告訴他，尚老爺子已逝，而她則是失蹤了。

「……他傷癒後四處打聽我的消息，最後終於找到我義父義母那裡，卻聽聞我已嫁進墨府為妾。他為了見我一面，一路行醫賺盤纏，好不容易來到京城，在墨府外徘徊，最後為了不讓我為難，他黯然離開京城，到莊子附近的一處村子裡住下。」墨清暖看著娘親在提起這段往事時，表情時悲時喜，時甜時苦，她從沒見過娘親這般模樣，心裡酸楚，不知該怎麼安慰娘親，畢竟她此時也感到五味雜陳，既驚詫又惶恐。

「當年我一心一意想嫁給尚綸為妻，奈何天意弄人，在我們成親前夕竟降下災難，生生拆散我們，再相見時我成了別人的妾，是我辜負了他。可我沒辦法忘了他，我們私下裡又再見了幾次面，情難自禁……後來懷了妳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孔靜拿著手絹掩著臉，悲傷的低泣。

她在懷孕初期便知曉自己有了尚綸的孩子，她想要留下這個孩子，遂私下裡買通大夫，將她的孕期往後延了一個月，而後生下女兒時又佯稱早產，藉此瞞過了墨家。

聽完，墨清暖終於明白為何她娘這些年來讓她處處收斂退讓，全是因為她不是墨家人，沒有資格享有墨家的一切。

知曉自己的身世後，她澀然問：「那我爹他人現在在哪兒？」

孔靜抱著那只匣子潸然淚下，「他知道我懷了他的孩子後，曾想帶我走，但墨府家大業大，我若就這樣跟著他走，墨府絕饒不了我們。為了我、為了孩子，他留

下我，投軍去當軍醫了。三年後，有人將他的遺物送來給我。」
甫得知親生父親是誰，緊接著又聽聞他的死訊，墨清暖震驚的張著嘴，遲遲出不了聲。
不捨的摸著那匣子片刻，孔靜將木匣子遞給女兒，「這是妳親爹留給妳的遺物。」
「這是什麼？」
「是尚家的族譜。這件事我原本想等妳出嫁時再告訴妳的……記得，這個祕密妳得永遠藏在心裡，往後誰也別說。」孔靜緊握住女兒的手，「是娘對不起妳，但能為尚家留下妳這點骨血，娘不後悔。」
墨清暖怔怔的望著娘親，想說什麼，卻艱澀得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

五月初四花燈節這晚，京城沿著最熱鬧的羅雀大街，一直到揚花江畔，掛滿各式各樣的花燈，滿城燈火煌煌，亮如白晝。
墨府還未出閣的幾個姑娘們，在家僕和丫鬟們的簇擁保護下，出府賞花燈。
原本墨清暖不想來，但墨清荷硬是拉著她出門。
「我姊半年後就要嫁了，這是她出閣前最後一次與咱們一塊賞花燈，妳不陪她嗎？」
被墨清荷這麼一說，想到五姊墨清蘭年底就要出嫁，而她們姊妹倆一向待自己不錯，心情沉鬱的墨清暖也不好再拒絕，默默的跟著一塊出門。
興高采烈的墨清菊與墨清雅走在最前面，墨清荷姊妹走在中間，意興闌珊的墨清暖走在最後。
昨日知曉了自己身世的祕密後，她一直恍恍惚惚，心神不寧。
她竟然不是墨家的人？！那個她叫了十六年的爹，居然不是她的親生父親？！
她茫然的望著前方的花燈，不知究竟該怪誰、該怨誰？是要怪老天爺太殘忍，竟在爹娘成親前發大水，活活拆散一對有情人？還是該怨她叫了十幾年爹的那個男人，不該看上她娘，將她帶到京城？抑或是該怪她真正的父親不該太癡心，竟一路追到了京城來？
她一路走一路想，直到冷不防撞著人才回神，耳旁卻傳來輕佻的笑罵聲——
「哟，姑娘，妳這是想對本世子投懷送抱呀！」
墨清暖瞥了眼被她撞上的那名男子，約莫二十五、六歲年紀，一張略顯圓潤的臉帶著一抹邪氣，身著錦袍，前呼後擁的。
由於錯在自己，她垂眸歛目，趕緊道歉，「對不住，公子，我沒留神，不小心撞著了你。」她接著抬目一望，這才發現自己與墨清荷她們走散了，跟在身邊的兩個丫鬟也不知去了哪兒。
那男子不想作罷，挑眉斜睨著她，「撞著本世子，一句對不住就想算了嗎？」
沒想到對方會不依不饒，她蹙眉反問道：「那你想怎麼樣？」
她已經夠煩悶難安，還被這樣糾纏，不免有些不快。
那男子身旁幾名同伴開始起鬨——

「這還不簡單，姑娘妳撞著人，不如以身相許來賠罪？」

另一人接腔道：「以身相許？管同，世子是何等身分，以身相許豈不是便宜她了？」

「季叔安，那依你說該怎麼辦？」

「依我說，就罰她侍寢三天，若世子滿意，再讓她留下。」

江長祥上下打量了墨清暖幾眼，見她額上雖覆著瀏海，遮去一部分的眼睛，但模樣瞧著還算白嫩清秀，勾著嘴笑得恣意，「本世子就大發慈悲帶妳回去寵幸一晚，要是滿意呢，就讓妳留下，不滿意就攆妳出去。」說著，他示意隨從上前將她先帶回府裡去，等他回去後再享用。

身為皇親貴戚，他在這京城裡素來為所欲為，當街帶走個姑娘也渾不當回事兒。墨清暖嚇了一跳，沒料到這幾人真要當街強行擄走她，她掙扎著叫道：「這是天子腳下，你們當街強搶民女，眼裡沒有王法嗎？」

「王法？妳知不知道妳撞到的這人是誰？他可是堂堂慶王世子，世子能看上妳，是妳上輩子修來的福氣，妳要是服侍得他滿意了，妳就能待在三府裡享受榮華富貴。」管同輕蔑的笑道。

這幾人見她隻身一人，身邊也沒僕從相隨，身上的衣飾又一般，只拿她當普通的百姓看待。

墨清暖氣惱他們的蠻橫行徑，正要說出自己的墨家九小姐時，旁邊一名一直默不出聲、身著銀灰色錦袍的男子開口了——

「長祥，讓人放了她。」

「容央，是這丫頭自個兒朝我投懷送抱的，我不過是給她個機會。」江長祥有些不滿的道。

夜容央雖只是敬忠侯的次子，身分遠不及他尊貴，但夜容央可是皇上面前的寵臣，即使是貴為慶王世子的他，也不得不給幾分面子。

整個京城裡，除了皇上，夜容央縱使對著其他王公貴族也從沒客氣過。不過即使這些人告到皇上那兒，皇上也從未罰過他，連責罵他一句都不曾，也不知皇上為何就這麼寵信他。

夜容央冷哼了聲，嘲諷道：「她眼睛又沒瞎，真要投懷送抱，也該是往我懷裡投，怎麼會往你那兒投？不過是沒長眼撞著你罷了，還不放人。」他說最後一句話時，俊美的臉上已有些不耐煩。

夜容央一開口，原先跟著調戲墨清暖的管同與季叔安等人都不敢再幫腔，縮在一旁，就怕不小心招惹了他。

京裡的人都知道夜容央喜怒無常，脾氣陰晴不定，卻深得皇上寵愛，什麼人的面子都敢下。

七年前，才十六歲的夜容央不知怎地竟暴起打折了皇上三皇叔的一條腿，三皇叔鬧到皇上跟前，要求皇上重罰他，結果皇上卻只是將夜容央叫去，問明原由後責罵他幾句，此事便不了了之。

他連皇上的皇叔都敢打，他們這些世家公子在他面前又算得了什麼？

江長祥見他面露不耐之色，也不敢再說什麼，讓隨從將人給放了。

墨清暖朝夜容央福了個身，道了聲謝之後快步離去，不敢再多留。

她一路走到楊花江畔，默然看著一盞盞巴掌大小的蓮燈，載著主人的祈願被投放進江裡。

往年她也會去買盞蓮燈，寫上心願，將蓮燈放進江裡，但今年她卻不知該寫些什麼才好。

看了半晌後，她還是去買了一盞蓮燈，提起擺在一旁的毛筆，蘸了墨汁，在上頭所附的一張紙箋上寫下一個心願，而後走下階梯，來到江邊，將那盞蓮燈放進水中，任蓮燈隨江水飄走。

目送那盞蓮燈越飄越遠，她默默在心裡祈願，爹娘今生無緣做夫妻，但願他們來世能結為眷屬，全了今世的遺憾。

待蓮燈飄遠後，墨清暖旋身要回墨府，卻瞧見一名穿著一襲紅色衣裙的姑娘似在調戲一名男子，那女子步步進逼，把那男子逼得快要跌進江裡。

「姑娘，請自重！」那男子的嗓音流露出顯而易見的愠怒。

「喲，姑奶奶瞧得上你這張臉，是你的榮幸，你躲什麼躲？還不快過來讓姑奶奶摸兩把。」

墨清暖有些驚疑的朝那紅衣姑娘細看幾眼，而後確認了什麼，目露一絲駭然。竟凝成實體了，這意味著……

她壓抑著心中的驚駭，提步要走，但下一瞬瞥見那男子的面容，她腳步微頓，眉心輕擰了下，心中掙扎一番後，她走上前朝那紅衣姑娘勸了句，「這位姊姊，夠了，別再戲弄人了。」她看得出來這位紅衣姑娘並沒有打算傷害那男子，只不過是在捉弄他，她才敢出聲相勸。

聽見她的話，那紅衣姑娘似是有些訝異，回頭瞟了她一眼，「噫，妳這小丫頭好大的膽子，竟敢管姑奶奶的閒事。」

花燈下，紅衣姑娘那張臉美豔不可方物，似笑非笑的表情透著抹隨心所欲的肆意妄為。

墨清暖緊張的揪著衣裙，好言解釋道：「我不是想管姊姊的閒事，只是這位公子不久前曾幫過我，還請姊姊行行好，別再作弄他。」若非這男子不久前曾在慶王世子跟前替她解圍，她是絕沒那膽子來管這檔子閒事的。

夜容央佈滿恚怒的眼神隱隱流露出一抹忌憚，在那紅衣姑娘回頭看向墨清暖時，連忙趁機抽身退開。

方才他與江長祥他們幾個到詠春樓飲了酒，他有些醉意，一時興起想放蓮燈，遂先行離開，差了個侍從去替他買盞蓮燈。

就在他等著侍從回來的期間，這不知打哪兒來的紅衣姑娘竟纏上了他，他身邊另外四個護衛上前阻止，只一招便被她給打昏過去。

那些護衛皆是宮裡派來的大內高手，竟敵不過她一招。

就在他震驚之時，她宛如登徒子一般，輕浮的朝他的臉摸了過來。

他也學過一些拳腳功夫，可在她面前絲毫無用，避不開她的「魔爪」，被她逼得步步後退。

生平只有他作弄人，這是頭一遭被人如此戲弄，震怒之餘，他很快就發覺這紅衣姑娘有些不對勁，她不僅身手詭譎，還渾身冰冷、氣息陰寒，不似「常人」。這個發現讓他又驚又疑，當他的臉被她那冰寒的手指觸碰到時，他更加確定自己的猜測。

他正想著該如何擺脫她，旁邊那丫頭突然出聲，引開這紅衣姑娘的注意，才讓他暫時得以脫身。

紅衣姑娘君媚兒打量墨清暖幾眼，見她臉上隱隱露出幾分惶恐之色，她紅唇微彎，饒富興致的走上前，伸手抬起她的下顎，不懷好意的笑問道：「丫頭，你知道姑奶奶是誰嗎？」她那慵懶的嗓音柔媚得叫人聽了骨頭都要酥了。

她素來為所欲為，行事只憑個人喜好，適才挑逗捉弄那男子，不過是因為他那張臉讓她看得頗為順眼，但不知怎地，在見到這丫頭時，竟莫名讓她生起一抹親近之意。

這話聽在墨清暖耳裡，把她嚇得雞皮疙瘩爬滿手臂，她努力抑制住滿心的驚惶，強作鎮定道：「我、我不知道，方才若有得罪姊姊之處，還請姊姊見諒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，告辭。」說完，她轉身快步逃也似的離去。

下顎被那冰寒的手指碰觸，引得她一陣哆嗦，這紅衣姑娘比她想的還要恐怖，她招惹不起。

看著她那急著逃命的模樣，君媚兒似是覺得頗有趣，沒再理會夜容央，提步追上墨清暖。

瞧見她追來，墨清暖驚嚇得加快腳步，但不管她走多快，甚至用跑的，君媚兒都能不緊不慢的跟著她。

君媚兒戲謔的道：「丫頭，你知道姑奶奶是什麼，還敢來招惹姑奶奶，膽子不小啊！」看她那嚇得半死的模樣，她已知道這丫頭看出她是什麼了。

「我什麼都不知道，這位姊姊妳能不能別再跟著我了？！」她不想帶著隻厲鬼回去啊！

她錯了，她不該心存一絲不忍，上前替那位公子解圍，結果惹來這厲鬼跟著她。

君媚兒冷哼，「哼哼，妳既然不知道，做啥這般怕我？難道我生得醜怪嚇人？」

墨清暖一邊疾步而行，一邊小心翼翼的回道：「不是的，姊姊的容貌明艷絕倫，是少見的美人，是我急著回家，我家管教甚嚴，還請姊姊莫要再跟著我了。」一般的鬼魂只能看見虛影，並沒有實體，而修到能凝聚實體的鬼魂，至少有百年以上的道行。

這是墨清暖的另一個祕密，她自幼就能瞧見鬼，小時候她曾同孔靜提過，卻把孔靜給嚇壞了，焦急的帶她到廟裡去求佛拜神。見娘如此擔心，後來她索性不再說了，孔靜卻當是自己求來的那些護身符起了作用，要她隨身帶著。

之後，她避著娘親，私下裡曾向廟裡的道士請教過鬼魂之事，有個老道士告訴她，一般而言，人死之後魂魄會去往地府投胎轉世，只有執念過深，或者生前慘死，抑或遭受莫大冤屈的魂魄才會遺留人世，不肯輪迴轉世。

那老道士又說，所謂冤有頭債有主，泰半的鬼魂對一般人都是無害的，她雖然開

了天眼能視鬼物，但若沒有刻意修持，隨著年紀漸長，天眼會逐漸關閉，以後便看不見了。

後來隨著年紀增長，她果然鮮少再看見鬼魂，這兩年幾乎不曾見過，不想今夜再見，竟然就是隻有上百年道行的厲鬼。

「丫頭，我若執意要跟著妳呢，妳待如何？」

自甦醒後，君媚兒四處遊蕩，試圖尋回遺忘的記憶。這段時間裡，她見過不少人，卻只有這丫頭讓她有種奇怪的感覺，不由自主的想跟著她。

已來到墨府附近，墨清暖見還送不走這位姑奶奶，只好停下腳步，問道：「姊姊一直跟著我究竟想做什麼？」

君媚兒被她問得一愣，豔媚的臉龐露出一抹迷茫之色，「做什麼？」

下一瞬，她眼前閃過一幕情景——密如雨絲的箭矢朝她和她懷中的嬰孩飛射而來，她被萬箭穿心，臨死前，她緊緊抱著已被射死的嬰孩。

她美豔的臉孔因為痛苦和憎恨瞬間變得扭曲猙獰，猩紅的兩眼佈滿駭人的煞氣，恨聲嘶吼道：「我要報仇！」

墨清暖被她突如其來的駭人模樣給嚇到，心頭一跳，驚得脫口而出，「我沒殺妳，妳不是我殺的！」

君媚兒惡狠狠的盯著她，那神情宛如要生吞了她似的。

墨清暖兩腿打顫，抖著嗓音再次澄清，「我真沒殺妳，冤有頭債有主，妳該去找殺妳的人報仇才是。」

君媚兒猙獰的神情瞬間變得迷茫恍惚，「殺我的人？」接著她清醒過來，帶著怒意道：「沒錯，我要找仇人報仇！妳知道他藏到哪兒去了嗎？」

墨清暖顫聲回道：「我、我不知道，要不妳去別處找找？」她暗暗祈求著老天讓這厲鬼趕快離開，她快被嚇死了。

「去哪兒找？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沒有找到……」君媚兒皺眉苦思。

墨清暖本想趁她有些恍神之際悄悄離開，但又怕她察覺後憤怒失控，還在踟躕之際，就見她的臉色漸漸平復下來。

君媚兒雙眼裡的猩紅褪去，看向墨清暖被她嚇得發白的臉龐，撇了撇嘴說道：「我又不會吃了妳，瞧妳嚇成什麼樣子，真沒出息。」

沒出息？剛才她那恐怖得猶如惡鬼的模樣，換了別人瞧見，只怕都要嚇得屁滾尿流了。不過這話墨清暖可不敢說出口，唯恐說錯什麼，讓她又突然變成適才那駭人的模樣。

墨清暖正想找藉口趕緊擺脫她時，又聽她說道——

「我記不起他的名字和長相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墨清暖難掩驚詫，接著思及她化為厲鬼，至少超過百年，她的仇人早已不在人世，這仇怕是沒法報了。

「我睡了很長一覺，忘了很多事。」君媚兒隱約記得在她化為厲鬼後，似乎被一個臭和尚給封印住，之後便陷入沉睡，直到前陣子才甦醒過來，除了自己的名字和要報仇之事，其他的過往泰半都遺忘了。

「那姊姊慢慢想，我先回去了。」墨清暖涎著笑說完，提步就想走進墨府。然而她才剛走了兩步，肩膀便被人給搭住，那冰寒的掌心凍得她身子一抖，她苦著臉轉過頭，就聽見君媚兒恩賜般的說——

「妳姑奶奶我暫時沒地方去，就先到妳家玩玩吧！」

第二章 意外代嫁

敬忠侯府。

夜容央剛從外頭回來，見下人過來傳話，說夫人要見他，便轉往母親住的跨院。

「娘，您找我？」

「容央，來這兒坐，娘有個件喜事要告訴你。」敬忠侯夫人方氏白皙豐潤的臉龐帶著笑意，招手讓兒子過來。

「什麼喜事？難道大哥又要納妾？」夜容央隨口問了句。

他大哥夜容善是世子，已有一妻十妾，不過除了妻子是他自個兒娶的之外，那十名妾室皆是太后賜給他的美人。

方氏喜孜孜的說道：「不是你大哥，這些年來他都娶那麼多妻妾了。是你，都二十了，身邊連個服侍的小妾都沒有，娘可不能再讓你任性下去。娘已經替你挑了一門親事，這回不論如何你都得給我娶。」

夜容善的母親是敬忠侯的元配妻子，為他生下一子四女後病逝，之後敬忠侯再迎娶方氏為繼室，她為他生下一子兩女，兩個女兒早已出嫁，如今侯府裡還未成親的就只剩下夜容央了，為了兒子的婚事，她這些年來可是操碎了心。

「娘，我不是說過我的婚事您別管，我還沒打算要娶妻。」見母親又提起這事，夜容央不耐煩的攏起眉峰。

「你都老大不小了還不娶親，你是想氣死娘嗎！這回你一定得給我娶，否則娘就一頭撞死在你面前！」方氏這次是鐵了心，不惜以死相逼。

夜容央氣惱地繃著下顎，明白此時說什麼娘都聽不進去，便站起身往外走，打算去找能治母親的人來勸她。

侯府另一頭的書齋裡，敬忠侯夜亦行正在翻看著一冊陳舊的古籍，見兒子進來，他擱下書，心知肚明兒子找他有何事，因為妻子今天已上他這兒來鬧過。

進了書齋，夜容央直接了當的道：「爹，娘又提起要我成親的事，勞煩爹去勸勸她。」

夜亦行下頷蓄著短鬚，面容儒雅，他露出一抹苦笑，嘆了聲道：「我已勸過她多次，這些年來為了你不肯成親的事，你娘沒少埋怨我，這回她自己挑上了一戶人家，我怎麼說她都不肯聽，她甚至已經派人前去說親了。」

夜容央不想聽父親叨念，淡淡的提醒道：「爹，當年您答應過我，我這輩子都可以不用娶妻，這事皇上也親口允了。」

夜亦行被兒子的話給堵得一窒，無奈的道：「我沒忘記，但是你母親這回是橫了心，還威脅若是不讓你娶妻，她就死在我面前，難道你真要我眼睜睜看著她去死嗎？」

聞言，夜容央的表情更為深沉。

夜亦行緩了臉色，勸道：「這些年來你遲遲不肯娶妻，你娘心裡著急，爹也不是不明白你的顧慮，但你娶個媳婦進門陪陪她也好，至少平日裡能有個人在她跟前替你孝敬她。」

夜容央嘲諷的回到：「娶了媳婦後，她接著就想要抱孫子了。」而他早已打定主意，這一生絕不會留下自己的後代。

夜亦行沉默著沒有答腔，心情沉重的看向擱在桌案上那冊還未看完的古籍。若再找不到辦法，他們夜家日後也許也會步上沈家和蔡家的下場。

可當年國師都想不出更好的辦法，這數十年來，他翻遍無數古籍，同樣也尋找不到一絲希望。

夜容央未再多說，旋身離開。

罷了，娘要他娶他就娶吧！就當是他為母親盡的最後一點孝心。

站在小院後頭搭建的小廚房裡，墨清暖拿著一只鍋子，裡頭擺著的是在麻油裡浸泡了幾天的紫草和當歸。她把鍋子擱在爐灶上頭，熬煮裡頭的藥汁。

眼角瞥見一抹紅影閃過，她側首望去，就見君媚兒出現在面前。

那夜，君媚兒跟著她回了墨府，萬幸她沒用實體現身，所以墨府的人瞧不見她。後來君媚兒又跟著她回到房間，待了一會兒，跟她說了自己的名字，問了她一些話後，似是覺得無趣，便離開了。這幾天來君媚兒神出鬼沒，想來就來、想走就走，她也阻止不了，便由著她去。

「丫頭，妳這是在做什麼？」君媚兒好奇的問。

「熬製紫雲膏。」墨清暖答。

這藥膏是她在七、八歲時跟著她娘學來的，但凡蚊蟲咬傷、燙傷、外傷出血、皮膚乾癢、長疹子、起疱疹、皮膚皸裂等都可塗抹。因為裡頭多加了幾味藥材，比起一般的紫草藥膏療效來得更好。

九歲那年，她索性建議娘，不如多做一些，悄悄拿去藥鋪賣，私下裡賺些銀子。因為她們的紫雲膏比外頭那些藥膏更好用，賣得不錯，這幾年來讓她和她娘暗中賺了不少銀子。

「那裡頭是什麼藥材？」君媚兒又追問道。

「麻油裡的是當歸、紫草，要熬到變硬才能撈起來，再加入其他的藥材。」這幾日墨清暖發現這厲鬼性子雖然肆意而為，但並沒有再像那夜般突然暴怒，因此對她少了幾分懼意。

看著墨清暖站在爐灶前熬煮著藥膏，君媚兒模模糊糊的想起以前彷彿也曾看過有人做同樣的事，她緊蹙著眉心，努力思索著那人究竟是誰。

見君媚兒不知在想什麼，墨清暖沒理她，待當歸和紫草熬得差不多後，她撈起藥渣，用細網過篩，濾出藥汁，再加入冰片、甘草，加熱繼續攪拌均勻，最後放入黃蠟，待其融進藥汁裡，趁藥汁尚未凝固前分裝進小藥罐裡，等藥膏放涼凝固後，

便能上蓋收起。

君媚兒想了半晌，什麼都想不起來，見她做好藥膏，突然想到自己是為什麼過來找她，興匆匆的開口道：「對了，丫頭，妳知道那夜容央要求娶你們墨府那位六姑娘的事嗎？」

這事是她方才過來時，無意中聽見她嫡母與身邊的婆子提起的，聽那語氣，似乎很不滿意這樁婚事。

「是嗎？」墨清暖有些意外，夜容央竟要向六姊提親。

君媚兒賣著關子再道：「妳可知道這夜容央是誰？」

「知道，他是敬忠侯的次子。」墨清暖簡單回道。

這京城裡一定有人不知道當朝幾位尚書的名字，但是絕對沒有人不知這位皇上面前的寵臣。

「哎，這些事誰不知道，我是問妳，妳可知那晚我調戲的男子就是夜容央？」

墨清暖輕點螭首，那晚她透過慶王世子幾人的對話，就隱約猜到為她解圍的男子正是惡名昭彰的夜容央。

「哎，丫頭，我瞧這夜容央長得人模人樣的，家世也不差，妳想不想嫁給他？妳若想，姑奶奶我可以替妳想想辦法。」她對這丫頭有著莫名的好感，又瞧夜容央的長相頗為順眼，一時興起想做媒人撮合他們。

墨清暖驚得急忙搖頭，「我沒想嫁給他，妳可千萬別亂來。」他橫行霸道的事蹟，她沒少從清荷那裡聽說，壓根不想嫁給這樣的人。

君媚兒沒好氣的啐罵她一句，「妳這丫頭胡說什麼，姑奶奶像是會亂來的人嗎？難得我看妳順眼，好心替妳的終生大事盤算，依那夜容央的出身，妳若能嫁給他，這輩子不愁吃喝，否則以妳這庶女的身分，可是許配不到什麼好人家。」

墨清暖心忖這幾年靠著她和娘賣那些藥膏賺來的銀子，只要不揮霍無度，已足夠她不愁吃喝了。但是這位姑奶奶的性子跋扈不羈，這樣的話她可不能說，要是惹得君媚兒一個不高興，說不得真會亂來。

她好聲好氣的哄著君媚兒，「多謝姊姊關心，但我不過是墨府一個小小的庶女，是高攀不上敬忠侯府這門親事的，您就別為我費心了。」她又趕緊岔開話題，「對了，姊姊可有想起仇人是誰？」

「沒有。」吐出兩個字，君媚兒意味深長的瞥她一眼，穿牆離開。

她離去前的那個眼神，讓墨清暖無端打了個寒顫。

她不會真的胡亂插手吧？